



## 缘结书香慰平生

□安正辉

不少作家喜欢记录自己读书的经历或与读书有关的故事,阅读此类文章,我们不仅可以感受他们五彩斑斓的读书生活,还能循着他们雅致的笔意,走进更为广阔的读书天地,甚至,他们关于读书的感悟和思考,也会成为我们选择有阅读价值书籍的指南。

作家朱航满的《一枕书梦》,也是一部记述个人读书及与读书有关的随笔集。在书中,作者从一个读书人的角度,讲述了自己读书、淘书、访书、编书、写书,以及与作家学者因书交往结谊的寻常故事。既有购买心仪已久图书的喜出望外,也有参与书籍策划编辑的细碎经历。作者以生动鲜活且真切耐读的文字,帮助喜欢读书的人实现了一次与书为伴的美好梦想,这梦想是沉浸书籍海洋的欣然忘我,也是“往来无白丁”的志同道合,更是将读书视为人

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的无悔执着。

在《雪天访书》《地坛书市一瞥》《鲁迅故居买书记》《逛旧书店杂忆》等文章中,作者从出行轨迹、书店环境、书籍陈列等方面落笔,以舒缓优雅的笔调叙述自己挑选图书的每个细节,在介绍版次、印次、字数、印数等出版信息的同时,由点及面旁征博引地推荐作者的其他作品。虽然穿行于书店选书购书,但他的文字和思路又不囿于购书本身,他总会在不经意间展开与所购图书关联的另一些话题,让原本平淡无奇的购书行为,天衣无缝地成为传播知识文化的有形中介。当看到陈鸿年的《北平风物》时,朱航满想起赵珩先生对该书的评价:“以纯正的老北京文字语汇,将那个时代的岁月呈现给读者,可谓是活灵活现,呼之欲出。”他向读者细数此类佳作,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梁实秋的《雅舍谈记》等。在看似漫不经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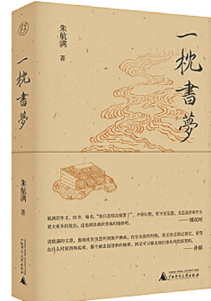
的闲笔下,朱航满将相近内容的书籍逐一列举,让读者系统了解涉及老北京风俗文化和历史史料经典作品,体现出其广博的出版学识和丰富的学养积淀,从而使得他的文字有了别具一格的广度和深度。

朱航满日常时间的计划安排,占比最重的无疑是购书读书、编写写书,但凡与书有关的活动,他都会全身心投入,那些耕耘在书籍出版、编撰整理领域的作家学者,自然成为他结识拜访的良师益友。在与李文俊、施康强、孙郁、止庵等作家学者的交往交流中,朱航满注意发掘藏书家、编辑家、文化界、出版界鲜为人知的学林掌故和逸闻趣事,梳理他们读书的心得体会和思想脉络的发展形成,学习他们恬淡平和的处事态度和严谨细致的治学之道,并将他们独到创新的学术观点 and 求索学识的钻研精神,融入读书写作和工作学习当中。而这,早已超出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阅读范畴和兴趣意向,更多体现其对学术领域的自主开拓与深耕。

在《一枕书梦》中,作者提到了他喜爱并追慕的作家群体,如钱钟书、

周作人、汪曾祺、董桥、阿城、黄裳、张中行等,而这些作家在读书的选择上也大都有着相对的共同点,他们关于读书的文字也大都围绕“一点事实,一点掌故,一点观点,一点抒情的气息”(唐弢语)而展开。

作者通过对自己读书生活的记写,让我们看到一个读书人为了理想而从未放弃的坚持,这种坚持既来自对读书的热爱,也来自将读书视为一种生活习惯的自信。他近似固执地把自己五彩斑斓的读书生活,毫无保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并身体力行地向读者表明:即便人心浮躁、生活多元,但阅读依然在每个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人们应从阅读中体验人生的舒展美好和幸福快乐。



《一枕书梦》  
朱航满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本书。书的封面由父母赋予,但书中的内容由你自己决定。



## 生死抉择

□王剑锋

《医院是座动物园》是一份独特的医院总值班日志,作者不是医生,不是病人,也不是家属,而是以一个医院“局外人”的视角,写出了医院里的百态人生、万千世情,也写出了无数生死间的挣扎与彷徨。文章中有患者与医生、患者与家属的故事,当然也有患者的心路历程。医者“仁心”,治病救人,但“人心”若是病了,再高超的医术也难以有用武之地。

作者竭力剖析患者产生某种疾病的来龙去脉,努力挖掘每一个患者及其家庭面对错综复杂病情和高昂医疗费用背后那艰难的抉择。他们当中有连心的父子、友爱的兄弟、相濡以沫的夫妻,究竟是“要人”还是“守财”,对人性是一种考验,最坏的结果可能是人财两空。经历过“良心关”“病痛关”的人,更清楚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看清身边亲人的选择。

比患病更可怕的是一个家庭的内耗。《为什么做父母不需要考试?》里的小宇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小宇父母离异,两人就仅几万元的手术费互相推诿,最后孩子只能在家等死;《最后时光》里的廖师傅知道父亲的胰腺癌治愈率非常低,就带着父亲去旅游,九个月后父亲过世,遗憾的是兄弟姐妹说父亲的病是廖师傅带着到处跑累死的……

全书读起来令人五味杂陈。《社会活动家李大郎》中的李大郎,心肌梗死;《抓手火柴》里的火柴,死于瓦斯中毒;《谁杀了那个女孩儿?》中的小欣,父母有不可告人的企图;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好猫不留种》的那位老人,看似一家子不惜血本抢救他,其实是为他手里的秘方;《三张大口吃大山》里的四叔怕最后人财两空,选择放弃治疗;《他从来就没原谅》一文中的石涛,死于父亲的“建议”——躺下来有助于平复高血压,最后躺下来后再也没起来。

更有些患者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谋杀,如《凝视深渊时》里的张昱,死于妻子的百草枯投毒,再比如《读书人》《最熟悉的陌生人》里写的人物也是如此。

医院就像一座动物园,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在生与死的极端压力下,都仿佛褪下为人的皮囊,化身形形色色的动物。当我们看到形形色色的医学案例,会为其中一些荒唐事感到意难平,但作品亦不乏涤荡心灵的美好故事,唤起人性的光芒。就比如《重刑犯》里,重刑犯老谢舍命救李警官;《致命的虫子》一文中,患者的妻子面对截肢的丈夫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依然不离不弃;此外,还有小文和小乙让人羡慕的爱情故事、卖牛救妻的老戴……他们在重病面前体现出人间特有的情义与担当,是作者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



《医院是座动物园》  
王戈多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 独立书评

## 厨房烟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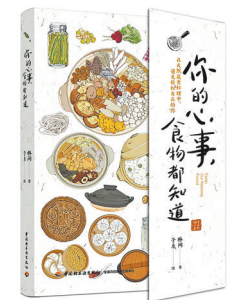
□徐 晟

翻开林间和子系夫妇的《你的心事,食物都知道》,感觉厨房里的萝卜白菜都好像有了生命。书里飘出的家常烟火味儿,比那些追求精致的高档餐厅更能触动人心。这哪是冷冰冰的菜谱?分明是写给日常食物的深情告白,配上温暖的手绘插画,读着读着心就软了。

作者林间曾在广告圈打拼,后来因为不想违背心意推广荤食,辞职后一头扎进厨房,过起了小火慢炖般的生活。在厨房这方天地“修行”六年,她练就了慧眼:能看出南瓜皮上的褶皱是阳光留下的吻痕,能听见酸豆角在坛子里咕嘟冒泡,那是时间在悄悄说话。她的丈夫子系画插画时,会先把自己“变成”食物:“现在,我就是一颗硬邦邦的核桃!”这对眷侣用蔬果谈恋爱,把四季流转都端上了饭桌——春天是摇曳的野豌豆苗,秋天把风封进梅子酱里慢慢酝酿,冬天的夜晚,大白菜在砂锅里咕嘟咕嘟,炖出的是千家万户的温暖灯光。原来最动人的情话,就是掀开锅盖时,那团带着食物香气的暖雾扑面而来。

现代人常常把吃饭简化成“填饱肚子”的任务。外卖盒里盛的,常常是匆忙和焦虑。可这本书不同。在作者眼中,把糙米泡上一整夜,那是“在和谷物对话”;饼干烤焦了翘起的边儿,被他们看作“生活气息的可爱印记”。有一次,我照着书里做甜玉米炊饭,淘米时看着水里沉浮的米粒,鼻子突然一酸——上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米粒,还是小时候蹲在奶奶的灶台边。书里那句“旧时光的味道无法重逢”,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我记忆的味觉仓库。食物就是一台时光机,一口下去,童年院子里震耳的蝉鸣仿佛就在耳边响起来了。

最让我心头一亮的,是书里传递的“厨房平常心”。切开的圆白菜,层层纹路像自然的画作;培养葡萄干酵母,需要耐心等待它的“苏醒”;一坛好味噌,要在陶瓷里密封许久。当我们抱怨“没时间



《你的心事,食物都知道》  
林间 著 子系 绘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做饭”时,作者似乎在说:高压锅几分钟压软的绿豆,永远熬不出守着灶火慢炖出来的那份温柔和滋味。想起自己以前做烘焙,像做化学实验一样精确,结果成品滋味千篇一律。现在才明白林间说的“做饭是身心一起成长”。揉面时感受面团在掌心软乎乎的呼吸感,比盯着时钟更能让人体会到时光的流淌。

有的朋友一说“富养自己”,总觉得要买很贵的东西。书里却捧出一杯清茶:“闭上眼睛闻茶香,让心在茶汤里歇一歇。”读到用天然柑橘皮当香薰那段,我立刻扔掉了那些化学香精。当同事炫耀打卡的高档餐厅时,我默默打开饭盒,里面是耐心等了三个月的黑糖梅子酱。那在舌尖化开的层层酸甜,自家小厨房带来的满足感,比精致的法餐更让人踏实。原来真正富养自己的顶级享受,可能就是菜市场里几元一袋水灵灵的嫩豌豆尖儿。

合上书,再走进厨房,感觉变了。洗菜的沙沙声,油锅里青菜下锅的滋啦响,不再是噪音,倒是生活的低吟浅唱。昨天炒青菜时随手撒了把野山椒,那热辣中透出的鲜嫩,竟让我嚼出点“柔中带刚”的生活小滋味。原来每个平凡的厨房,都可以是安顿身心的小天地——指尖触到番茄光滑微凉的皮肤,鼻尖捕捉到米糕蒸熟前那一丝微甜的香气,那一刻,仿佛重新接上了土地的根脉。所谓被食物疗愈,大概就是听见她锅里的土豆在咕嘟响:别急,我在帮你把阳光的味道一点一点存起来呢。

## 地台上的阅读

□吴玫红

我从小喜欢看书,梦想有一间专属的书房,摆着满柜的书,配一张宽大的书桌和一把舒服的椅子。可小时候没这条件,结婚时又是“裸婚”。

为了培养女儿的阅读兴趣和爱好,在她一周岁多刚会说话时,我就订了婴儿刊物给她。绚丽色彩和可爱的形象,一下子就吸引了她的注意力。每天晚饭后,我抱着她看画报,教她认识里面的各种动物、水果蔬菜。我在忙家务时,她也会自己拿着书看半天,虽然有时候拿反了。

等她上了幼儿园,我就给她订幼儿刊物。我陪她一起看,先讲一遍给她听,然后去忙我的事,让她讲给我听,有理解偏差处我再补充和提醒,然后我们会扮演故事里的角色对话。

有时候她睡懒觉起不来,我就拉着她的胳膊唱“拔萝卜,拔萝卜,哎哟哎哟拔萝卜”,把她开心地“拔”起来,准时送进幼儿园。傍晚去接她,她常兴奋地告诉我,今天老师讲的故事在我们画报上有,因为已经看过了,她回答了问题又得了小红花。

慢慢地,拿到书后,不用等我陪她一起看了,女儿会自己先看,看不明白的再来问我,有时她会按她的理解先讲给我听。童言童语里满是奇思妙想。

女儿上小学后,我改订的各类儿童书成了她最喜欢的课外读物。每天她会带一本在她包里。

我们夫妻工作很忙,下班总比别人迟,加班、出差是常事,根本没法准时去接她。她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在教室里做作业,直到教室锁门了,她就走到校门口的传达室看书,等我们去接她。

孩子读小学二年级时,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但离学校挺远的,便在学校边上的书城给她办了一张卡。她每天放学后去书城看书、写作业,等我们去接。在书城等候的时间长了,她慢慢爱上了浏览不同种类的书,把等候的时光全用在了阅读自己感兴趣的读物上,回家才写作业。她的阅读范围拓宽了。每当华灯初上,她会叽叽喳喳跟我们讲一天的见闻,还有书上看到的故事,伴着晚风一起回家。

我们的房子是两居室,主卧房间大一点,采光最佳,我就把它用作女儿的房间,这样可以放下她的书桌和书架。她把

刊物整理好,带到新房子,我说看过的不要了,每个月还会有新的,她说她喜欢,还想再看。

当时为了省钱,也考虑到孩子的起居特点,她的房间并没有放床和衣柜,而是定制地台,铺个床垫当床,靠墙的床头有一个粉色的小柜子,让她放小饰品和小玩具等。

她先把那些刊物整齐地摆放在柜子上,我说:“书桌上不是有书架吗?那才是放书的呀!”她调皮地眨着眼睛说:“那是放学习用书的,这里是放我最心爱的东西的。”

她把自己最心爱的小玩具熊和米老鼠布偶分别放在刊物两边,把小布娃娃放在柜子下层,把特大的绒毛狗及各种抱枕摆在床台的床垫上。

从此,这个地台除了当她睡觉的床外,还成了我们家的“阅读角”。

每天晚上,她在书桌前学习、做作业,我忙完家务后就拿一本书安静地坐在地台上阅读。她做完作业,我就切一盘水果,我们俩挨着坐在地台上,一边吃水果,一边读各自喜欢的书,屋里静悄悄的,只有翻书的声音。

书陪伴着女儿一路成长,中考时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心仪的高中。

无论多忙,我每晚都会在“阅读角”陪女儿看书,看着暖黄的灯光勾勒出的温馨角落,我总觉得,这里飘着比客厅的花香更沁人的味道,那是书的香气,漫过整个屋子,洒满每个角落。恍惚间才发觉,我小时候梦想的书房,就在眼前了,这份藏在书香里的幸福,竟如此触手可及。



(CFP 图)

## 书卷有情

## 精彩书摘

●白露为封面,清霜作扉页,秋是一册成熟的诗选,翻动时满是瓜香与果香。  
——余光中《秋兴》

●独行是一场心灵的隐居,真正的洒脱来自内心安宁。  
——贾平凹《自在独行》

●大概我所爱的不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冽萧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那时的温和,如我烟上的红灰,只是一股熏熟的温香罢了。  
——林语堂《秋天的况味》

●时光的洪流缓慢地滚滚向前。白日 and 黑夜永恒地此起彼伏,宛如汪洋大海中的潮汐涨落。一周,一月,旧的才去,新的又来……每一天都像是一天。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多夫》

●枯萎的心灵和空虚的脑袋,到底哪一样看起来更可怕呢?  
——巴尔扎克《高老头》

●今夜月很亮,喝了两杯酒,带着三分醉,走到草场上,看着半圆月,忆起往事,更是心醉神迷。  
——许渊冲《西南联大求学日记》

## 《痛苦是条虫》

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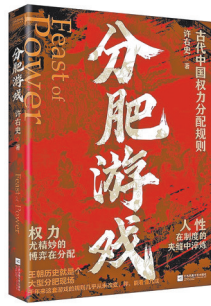
“困住你的从来不是那座山,而是心里那条虫。”不读不知道,在《痛苦是条虫》里看到了巨大反差感的麦家。这是“中国谍战文学之父”麦家历时17年,探寻自己的疗愈之书。八篇对话犹如麦家的八次向内疗愈的过程,追溯了麦家早年的成长经历,剖析了其文学创作的巧思,并展现了他从特殊人物到普通人故事转向的深层心理诉求。



麦家 著  
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汉武帝为铲除卫氏外戚不惜血染长安城;唐玄宗放纵节度使兼并土地、私铸钱币,最终养出反噬中央的安史之乱叛军;万历皇帝借矿监税使撕裂文官集团……权力与资源的千年博弈,藏着王朝运行的隐秘逻辑。此书通过帝王、权臣、边将与平民的视角,解析古代中国王朝如何在权力博弈、阶层流动与资源分配中维系稳定,揭开古代绵延两千年的命题——分肥游戏。



许右史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